



逸



服部文庫
117
192



左逸



備藩 湯元禎之祥校

暉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篋焉。以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有小抵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指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辨。聊以辭而已。

桓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始。公與諸侯圍鄭也。即郭門門焉。昭公懇。使子人私於衛侯曰。惟是魯君之

左逸

晉禍鄭以修郎之怨也。宋君之左右出子也。則惟雍氏宗之嬖。不虞君之儼然辱臨之也。敢請衛侯曰。忽何故入對曰。寡君之爲太子也。寔先君之嫡。以請於天子。有成命矣。不腆撫軍。而執役於齊。以扞敵北戎。大勛是建。出子挾宋而奸之。國人之望寡君如望歲焉。何以不入。衛侯曰。是非寡人之所專也。二君志也。曰。魯宋何厭之有。魯志翬也。宋志督也。已憮之不悔。而日勤師以求無君之國。而黨之。卽天子不能無旦夕。誅君胡翼焉。卽寡君辱不能圍其芻牧之邑。而以歸君。君且歸魯營之役。我克宋郟防。而魯以班取之。

又弗德也。魯安能德君。衛侯乃辭於師。以疾而歸。公亦歸。

莊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巫季陽曰。日沒西也。沒而光。其西方有聖人乎。史逸曰。不然。是中國之徵也。而在下。夫夜下象也。夜明日之餘也。其夏殷之後乎。代於時爲狀。夏二甲子。乃晦乎。二甲子。中國有聖人。日不沒矣。

閔公二年。公子慶父縊。諡之曰共仲。而弗以穆告也。仲孫湫聞之曰。異乎。季子之爲政也。刑莫侈於殺逆。淫莫醜於奸上。慶父三年而再行之。而又通君之室。

以希得國魯有司冠將誰辟焉慶父而後誰無後者
且莊公之二季庸辜乎周之元公其制辟曰絕管蔡
蔡明有差也孟叔同立叔實恥之作法於涼其季子
乎是夫也得世無魯矣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潰蔡侯逃於墓使其大夫考
父請曰亾人不佞不能事盟主以辱君之玉趾又儼
然勞諸侯之師不佞寔慙辟不敢以介見又弗獲改
服從諸大夫朝歸死於先仲之壠不佞王卹受賦弗
敢稽也盟府之好聘兵役弗敢後也亾人齋沐剪髮
以俟大僂君用之先仲誓弗載祀唯命其幸以先仲

故赦而夷之附庸君之惠也非所覲也齊侯欲弗許
管仲曰許之君爲盟主而脩牀第之惠以勤諸侯必
終其快剪滅惟城毋乃不可乎請伐楚詩云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徙義也君以惠興戎而以義救之又
何憊焉乃復蔡侯

齊侯伐宋圍緡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國子曰不可棄
恩不仁乘弱不義昔五孽爭亂君實不勝挫越於外
宋君無忘先君而率諸侯以靖我阡危救寧撫有東
國君寔不能光昭先君之令德嗣主齊盟夾輔王室
而啓戎夏之長心以力競响昔我先君之有討於荆

也。我握其臂。宋持其指。君今伐宋。楚爲之勁。我爲之掎。不佞唯宋。宋以轉逆。而遣一介之使來勞。曰。寡君孱不善師。中楚以爲大國。羞君屈。王趾跋履敝郊。庶幾念獻之微。而脩先桓公業。用還集我乎。將無庶幾以困行人。公不聽。君子以是知齊德之不競也。

僖公二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丙子。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享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二姬以歸。明年秋。楚成得臣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來以爲之功。使

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叔伯退而歎曰。異哉。夫子之爲楚也。泓之役。君王幸以狡勝宋。而奉之同盟。又掩其二息。而無別宗。是必不得諸侯。夫子不諫。而今又諉楚。以快子玉。君以汰失之。而臣以復復之。必敗。夫子實敗楚。而欲他諉也。得身爲幸。

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王若曰。叔父惟乃顯祖文侯。翼相我先王。輯救在播。用渥厥錫。奕世克輔。時上帝弗厭。我先王永綏。繩繩亦逮爾股肱。叔父爾惟裕少。習於難。礪乃智。葢乃勇。若

群僕執御。固不久。後於乎。余小子弗悖。弗習於內。寔隕越。畿甸唯叔父是怙。鼎簋不搖。臣妾其還。鬻熊氏陸梁。漢江聲。諸姬。余小子弗武。弗克豫外。以勤我叔父。穀厥冑甲。盜厥輶。剪俘纍纍。靡扞不誅。於乎。天奪舅氏。余小子日。兢兢弗怙。卽於次。叔父爾寔大奠我。甸荒。昆從姻戚。友邦冢君大夫咸若度。汝克續文武。載益光于前列。王曰。叔父其歸視師。柔遠能邇。用賚爾大輅一。戎輅一。駢服具。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拒鬯一。卮。虎賁三百人。往哉。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無怠成。無改食。天嗣惠難老。余一人永孚。

于休。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休命。

王受魯侯。鼓王爲衛。請晉侯曰。昔越我先王。一叔不咸。夾煽亾。燼維我伯考周公。大振文武之業。僂管蔡。蔡以靖王室。施於九夷。九夷率從。余一人不德。不能輯寧宗族。厥有衛鄭。棄盟府之好。而有二心。以服事荆寔。賴我伯父。丕揚周公之烈。剪劉荆人。伏竄箚。聲鄭之罪。歸於京師。告用於廟。余小子罔敢恫怨。法亦罔敢赦魯之宗臣。以故職。請曰。蔡叔怨艾。改行。周公寔復封之。傳國至今。予弗敢專。鄭在浚室。徂寒越。

暑冥於昏旦曰康叔之德只以三餒食其速誅之以
比於鮮唯伯父稍薄其從蔡而復之亦唯伯父晉侯
稽首曰君王幸赦衛鄭以輯全衛重耳之願也敢不
唯命唯命

秦伯葬穆公當從死者百七十有七人子輿氏之二
良與焉孟明諫曰不可我先君之御秦也其治命寔
多君不之好而唯亂是用殉葬禮之叛也殉良國之
疵也王官之役晉人蓋日夜西首焉以司吾國君薨
而示之疵毋招釁乎我得由余戎自削矣以良爲殉
公戎幾何先君之霸也定王室恤同盟攘土愛昨再

造國君史足書矣而終之以凶德無也其老臣哉日
余再辱秦師先君再拔之死也日而餘身也無以稱
報王官一矣請殉爲再秦伯曰子輿氏先君之志也
而先武公之故也子爲生者可也孟明退而不食七
日卒

齊侯朝於晉賓嬀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
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嬀人曰日大夫以票
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體以饗從者匹於
單劉惟是一邑臣不能勅內人以于大夫寡君寔
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晉殉之以天之降

左 逸
六
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鞏亦豈無一_二一_二晉殤先文
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郟而終宿之大夫其遂
宿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疾
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卻子不能對君子曰卻氏之
後殆哉夫驕德之敗也驕匹夫不可而況國君乎哉
兵以逞忿忿以成欲其尤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范武子謂趙宣孟曰亾人也辱夫子之收之不敢以
間請也晉爲盟主吾子寔執大政以光輔社稷城濮
之戰我先君僅一得志於楚無以聲之曰楚爲不道
蠶食庶邦商臣弑頹而子不以間率諸侯穆楚楚猶

外也宋弑杵臼子不親討而以委中行氏齊弑商人
子又赦之子爲正卿曲庇巨憝疇取式焉夏將狄矣
曰君不勝民吾焉能奪之且有周之司寇在士季退
曰喏夫子能行之且忍之矣

宣公十五年晉敗赤狄於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
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桓子之老無詭曰士
伯之賞信也抑夫子其辭之夫邲之役不能盡援其
長者以歸今之有事於狄者皆其孤也其處者則又
袖手夫子其盍以邲請命於君曰君幸毋穆敢蒙賞
乎不然請以是爲帛衷察傷訾夫君行溢臣行節禮

也。詩云。鍾鼓既設。一朝饗之。君之溢也。書云。百拜稽首。讓於夔龍。臣之節也。桓子不能用。其明年卒。諸將攻屠岸賈於晉。寇之署。且命之曰。國有大典。女實擅之。以剪慘勳賢。而滅其祀。君以爲討。岸賈再拜稽首曰。諸大夫脩成季之德。而過督臣也。則既聞命。先公不能事巨室。而羅於難。用棄群臣。誰之爲也。既殄其身。又汚之謚。故臣且夕疾晉焉。以君之命。持司寇。爰書以討。而謂之擅也。其唯不擅。諸大夫亦唯私是競。以亂角亂將。奚靖焉。君行及矣。伏劍而死。晉侯使呂相絕秦。云云。秦伯使大夫成差報曰。君脩

怨於敵邑。而儼然勞諸侯之御。又辱先命之寡。君無所逃罪。不腆敝賦。詰朝相見也。唯是二三臣受事於先君之老。不敢匿敬。布腹心。昔我穆公念獻公婚姻之好。以內惠公。許遺我列城五。朝濟夕設。版焉。穆公如恣輸粟。自雍及絳。相屬。秦饑。晉閉之糴。我穆公豈敢以施責。唯妖夢是踐。于是乎有韓之師。天棄惠公。以兵見也。穆公解纆。而饋之七牽。俾復有晉國。是我再造於惠也。惠公卽世。唯是文公亾人。纍纍。我穆公擐甲冑。以從晉之卿大夫。呂卻之難。文公潛棄其國。戡而後還。寢阿室。皇寔唯我。紀綱之僕。是我又再造

於文也。虞夏商周之胤。謂穆公之無利。晉而祗席之。是以來朝。則豈敢忘晉德。我穆公師河上。均納王文。公詐而卻師。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寔拔之。如無穆公。城濮之役。秦之龍盾。虎軫。悉用輔行。晉是以大破楚。鄭棄叔詹之命。文公以私討。豈其辱秦之疆場。而誣我先君。穆公之終。怒鄭則文之爲也。超乘二百。毋毛髮之累。候人襄公。然背文公之好。不以餽館。逆而以兵掩。使我骨暴嶺函之間。我是以有王官之師。穆公之事。二君皆不克終。終豈在秦。襄公卽世。諸大夫來言曰。請立公子雍。治命也。一一者老謂我康公。

毋爲晉德。晉以怨報。康公思篡穆文之故。披星戴炎。以赴晉。諸大夫利幼君而陰敗盟。我是以有令狐之師。使我康公寔愧於一一者老。晉又乘我康公之幼。而徼白狄。踐我場苗。鹵剽我人民。諸夷我城隍。屬先君景公有膏旨之恙。頌醫於我寡君。寡君齋穆公。二日而遣緩也。曰。其疆場之吏不能布大好。君則何怨。穆公之享於鈞天。爲晉君請甥舅哉。君立而寡君喜。可知也。庶其赦我乎。君又衷甲於河東。而誘盟。我寡君是以不能涉河。猶命顛奉敎。軟血在口。而勞諸侯之成師。以臨寡君。君來言曰。白狄而仇也。以而之賜。

命討而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既余仇。將以聞止君師也。君信之。遂爲封豕長蛇。欲敵晉於鬪。我肆其浮詛。君又信之。抑君以爲兵端。既不獲受命矣。敢告文襄靈景。唯晉四君狎生齊盟。惠逮來裔。誰之功也。且君稱盟以藩王室。無受誓。雒京南辱。邲不報。坐齊以譏。執事甚輕。甘心焉。使之盡東其敵。君唯力是競。而獨辭我。寡君寡君敬受。辭剪棘夷道。以延君之軌車。唯命。

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祝宗退曰。異哉。夫子所謂將社稷奚賴焉。國有六卿。子列在二。中軍之良。厥猶將之。且以先武子之德。只細大咸矚。將子是靖子。辟其難而戕其身。以族免也。則不曰晉國之祿食者。幾何。君子之愛身也。以存社稷也。其損身也。亦唯社稷是存。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夫子視一人之阽危。而先辟之。不可謂忠。將身之不保。不可謂智。君子曰。祝宗之言信也。雖然。彘之逆也。卻之昧也。抑亦可免夫。

楚子伐宋。宋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

左述
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樂嬰齊曰：異哉！大夫之見，而以君削也。君失諸侯，在此言矣。日嬰齊受命於寡君，寡君齋三日而遣之，曰：楚為無道，蔑視宋，寔以國之辱，辱及盟主，僂其下介，以干楚師，維是錐矢及帷，鞞鐸摧雉，士均粟，女職編，旦夕所不即死，堅待盟主之救。晉師苟出，而以先微子之社稷，其楚者有如日，晉師苟不出，而以先微子之社稷，其楚者有如日。寡君之辱，臣寔與言。

之抑邇之役，晉之戎車大倍，徒楚，彘子弗克，用命，淪於顛隳，則豈唯天之咎乎？今復棄宋，宋折而楚，鄭先之，衛魯茅靡也。從齊以披秦，為陰構，悉率諸宗，挾疆以比，與是用詢，將晉之大勳，是墜，唯君與二三卿圖之。詩云：子不我好，豈無他人，請從死矣。有以報寡君，晉侯曰：善，乃治師。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子產私於范宣子，曰：僑聞之，先王之待遷臣也，留之弗可，則導之，懼有侵也。先之所往，無使窮也。三年而後收田，祿里居，冀其反也。盈也，非有大故，以先人之汰遺，蠻晉不能即誅，以遺諸侯。

而又窮之。僑竊惑焉。亦不曰有先大夫書之勳未斬。宣子曰。寡君之有討於盈也。寔書之爲匠麗氏之役也。至於今未雪也。厲又濟水焉。伐秦獨東其馬。以狃師。使寡君不獲志於秦。以慚諸侯。寡君之命曰。凡獲罪於余者。無其國。獲罪於先君之社稷者。無其天子。產退曰。盈必亂。晉失盟主。殆此昉矣。脩書之罪。則旣赦於先君。且無辱群臣以虞中行氏脩厲之汰。汰罪微也。罪人不孥。古之訓也。范氏其爲藥乎。女慝不察。男怨是狗。任讒棄戚。肆忿滯志。其猶以武子文子之澤也。再世而已。

秦后子奔晉。以翠旌之。復陶鞮鑑璧珥甲。以之再私於趙文子。曰。鍼也不能事其兄。以卽盟主。其不以就大僇。而使之朝夕殮焉。唯吾子是賴。與先君蜚廉之好。是庇鍼也。敢徼福於先君。以事夫子。趙文子辭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拜曰。我寡君以公子之辱臨而不鄙也。日夜飾邸傳焉。武不敏。獲肩列大幸。毋以內臣而有異交。精白一心。夙夜匪懈。唯君是媚。武之志也。吾子餽念先君而賄海武。卽不肖敢蔑忘其先。而賄之。愛后子悔曰。鍼之待夫子。淺矣。宜其及也。宋之盟。叔向歸而有德色。祁奚曰。異哉。聆也。吾聞之。

先王之於夷也。德兼之。霸者之於夷也。力外之。未聞其柔之也。召陵之役。齊桓大張其兵。辭楚懾而後成。伯也。是則仲父之教也。城濮之役。辭不足矣。劉之與楚。劇而後成。伯也。是則先成季之教也。楚雖強。爲莊若穆。寔不得志於諸侯。而以求晉。晉爲盟主。倏棄諸侯。倒阿授之。毋乃逆損乎。盼佐上卿。不預其筭。喝懾衷甲。陽辭以誘。南冠之臣。偃然歎先。小國尸盟。固若是乎。物不兩大。楚旣先之。則主之矣。晉旣不能大。寬諸侯之力。聘朝饗助。日歲孳孳焉。又令楚得役之。是重困也。安在息民。楚爲封豕。貪婪無厭。輕棄異侯。薄

厚生怨。爭未艾也。安在弭兵。六君之衡。一旦失之。猶以爲多。何所非績。晉侯耄而厭武。上卿是藉。寧無先文君之討。盼也。及身而已。後其殆哉。叔向聞之。愧三日不出。曰。吾知罪矣。夫子再生我者也。

晉人執仲。幾歸京師。王使大夫弘詰之。曰。昔在商王。自絕於天。暴棄兆民。我先王以爲討。拂逆衆快。弗斬其裔。封之舊都。佐以懿親。又包藏其禍心。以謀我先王。旣正其罰。又曲肅之。爰擇明賢。唯桓圭土田。允命是錫。世世子孫。稱上公於周室。天降灾予一人。以憂堆堞。盟主糾庇諸侯。以共事。而女敖然曰。余客也。且

有滕薛邠爲役。女之宮。郊甸。遂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士僕妾隸圉市莽。寧不唯王之臣。余一人不德。不能
撫有宋。宋以枝辭。而有滕薛邠。國無小。其相爲役乎。
先王之命。諸侯曰。毋倍上。毋陵小。女一舉而賊之。余
一人將奚賴焉。女卽司冠。毋廷女主。以干天討。仲幾
不能對。乃囚之。

吳季子使還而過魯。叔孫穆子曰。美哉先太伯之讓
也。而吾子幾之。雖然。豹也。竊有感焉。太王之志也。授
季逮文。爰發周邦。其命維新。蓋卅載而天下謚如也。
子之諸兄。日尋兵於楚。以勞其民。今聞其歸。抑又甚

焉。子守曲節而不唯先君之志是體。以綏輯兩國而
好之。太伯之讓也。其承親而靖亂也。承親孝也。靖亂
仁也。仁孝合之爲義。吾子違親而亂。是用釀。母乃不
可乎。季子謝曰。微吾子之藥石札也。則不聞斯言。札
也不才。唯顛越是。懼敢多讓乎。

齊侯乘欒氏之亂。遂伐晉。取朝歌。爲一隊入孟門。登
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郟邵。封少水。趙勝以師來追
曰。以寡君之不穀。嘗從君於盟所。口血寔未乾。而君
儼然師臨之也。何故。欒氏爲逆。則豈惟寡君惡之。方
藉君之威靈。以爲僂。君右叛臣。而背盟主。不寧敝邑

之雕甲朽戈。從君於劇，不敢辟。齊侯使崔杼答曰：昔我桓公，大協諸侯，以蕃王室。天子藉之，錫土齊盟。女先君之不度，而競於力。盟是用，狎代諸侯之子女。帛干，楯絲，泉醢粉，女世蠶食，不以為厭。女，亾臣克脩婦人之孽，而逞師於我。又為媢辭，而辱及余之先子。卽一二孥稚，不敢忘。女勤我行人，使從諸大夫曰：必以類。又強諸大夫而軟之。天子命我，先君曰：伯舅，女率太師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先君用是，以舊履而有討於魯。女又昵魯之奸言，而興群戎，以賊我邦。京茲剪雍門之荻，焚廬舍，薙原蕪，寡君弱，不能過其

遺孤。其遺孤日夜西嚮，厲刃曰：必肉晉。死不敢辟。今天既奪女魄，而誘其君臣之衷，以睽間也。寡君敢不順以天命，討大夫以軍。若城降者，寡君之命，車無所愛。亾臣偃不若命，軍還而瘍發，目弗獲瞑。諸大夫所習聞也。趙勝曰：齊侯必亾，犯上侮強，助逆誣帝，此四者得一為諱。況兼之乎？姑斂師以驕其還，還而後襲之，可肆志焉。齊師還，趙季衷之，遂獲晏嬰。

劉氏范氏世婚，莒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六月癸卯，王使使賜莒弘死，曰：微大夫之力，周不及成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為討，弗

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歲諸侯之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暴骨與焉。以爲臣。僂臣死且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賓。以僂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嗣之英也。奕世陪晉。力軋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非漸乎。夏殺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因周計也。晉之從政。睥睨千雉。無日忘之。臣聞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陪臣。波及王度。維是不佞與于厥辜。賦柔桑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公出。公遂如晉。將如乾侯。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人辱在寡人。而卽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公至乾侯。處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公患欲自殺。曰。余再辱。不如死也。子家子曰。君有臣不能卽。而棄其社稷。以隕越於外。將辱之是取。又何患焉。二國宴而懼勞師。季孫黶而虞復君。其快君死也如一。君又不戒。成其志。

矣。退而曰：二國之不爲君也，微哉！晉伯主也，齊侯之餘也，政在強臣矣。而又右之，右國之逆以抑君，不數世矣。魯猶宗也，晉齊之鬼不其餒而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云云。君子曰：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弁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藐焉以慕高岸爲谷，浚谷爲陵，如其弱也，庸非君乎？冠履定分，不可易也。三氏瓜剖墨其爲削乎？

楚靈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其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侍者曰：善哉！君之言及此也，而晚。君王之合慶封也，則曷不念邾敖，城陳城蔡不羹，則曷不念其先之餒鬼，日臺章華而朝諸侯，參然而問周之鼎也。君王未之念也。詩云：嚔其泣矣，嗟何及矣。其君王之今日乎？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蔡侯曰：寡人以國之貧小，不能事大國，而失身楚，楚不若是恤。其從政者虐而夷於君，以詰予之瑱珮，復陶三載弗克事，珪鬯獲罪於先君，之社稷，用昧死請于大國，幸哀憐之，而悉率諸侯之甲，徵罪於楚，唯是不腆敝賦，寡人之妾輿，化貨贖，悉

用從事敢辱大夫之請我先君叔不能率王訓而羅於傳書爰及嗣裔脫羈而已大路闕鞏姑洗密須之鼓唯晉是貴蔡無分寶疆場之弗輯與歲佐蔡雖辱稱諸侯也其室猶懸罄賴大夫之力得肆志於楚有璵璠復陶在敬用藉手吾子光輔盟主而輯綏諸侯方貢不乏私覲自楚又何求哉荀寅不悅而退

定公三年蔡侯唐侯朝於吳請伐楚吳子許之蔡侯曰盍以辭先之夫槩王曰我蠻夷也惟力之是廷而奚辭爲伍員曰不然我與楚閔五易世矣若麋之角於澤數挺數緇狎爲雌雄弗克有楚我直楚曲何患

無辭辭以先之武以繼之制勝之經也乃使伯嚭以師先曰天誘楚亂不有戢也而世淫其威以逞於我寡君之命群臣曰毋黷武毋復報惟是邊竟之吏脩父兄之怨能合而不能離也且辭於寡君曰我天子之制親親賢賢犛牙盤錯以屏王室唯楚之先靡德只而藜其馭舌以徼惠于我成王而稱附庸我昭王之南狩爾實苞藏其禍心鳩其蝨蟻以震驚侍衛盟主有討爾又游辭而誣之水神曰以是逃罰水庶幾靡喙哉隣爾國者若鄧若弦若夔若江若黃若六若藜若庸若麋若濮若息自一二宗室外夫孰非神明

之胃而剪焉。使弗祀。爾有憾於陸渾。而耀於雒。曰。楚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乃又枚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余必取之。城濮之役。爾師爲侈。邲之役。爾不能具耳目。以入宗廟。爾猶不省。慝而睥睨其其辟。以干天誅。日唐蔡二君之以好覲也。爾旣徵其珮與肅爽。而又使嬖臣窮其副。而繫之三年。蔡君日夜搏頰。而請寡君也。曰。蔡之社稷。狎奪狎予。若童子之食。且不穀之先人。其不劉於楚市者。幾希。願得舉國而從之。晉又許我長轂九百。以爲後勁。寡君廼曰。余一人不敢脩怨於楚。惟

王室之不競。以爲余愆。余忝爲宗盟長。敢忘干掇。武士十萬。自鄆及郢。盡敵乃止。江漢諸姬。以及庭堅之裔。悉復厥祀。其諸大夫士。非族於熊能自變夷。寡君無所愛其爵。遂濟師。

吳王賜伍子胥屬鏤以死。子胥歎曰。天乎。余之無罪也。吾先君之驟王而入楚也。吾君王之逞讐也。而伯諸侯。則微奚之力也。使者曰。不敏。少不足以知大夫。則竊聞君王之緒言曰。余一人敢忘大夫之勛。唯細言是狗。以隳於僂。抑先王之不獲正始也。歿齒有隱憾焉。柏舉之役。大夫暴與戶讐。棘而鞭之。楚人煨燼。

之餘。勵其生者。以報死者。萃怒於我。我是不獲有
楚。構李之役。大夫寔張皇六師。不足以衛先王之指。
遂棄群臣。余一人以爲恨。語有之。人臣無外。絕貳也。
大夫以身事余。而東其子於鮑氏。亦庶幾吳日栢舉
哉。余不得復事大夫矣。子昏頰而吁。且詔曰。樹吾墓
櫨。櫨可材乎。三年。而吳弱且亾也。

晉侯會吳子于黃池。爭長。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
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
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及日。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
墨。國授敵乎。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吳。既反。
衛有惡司馬寅於簡子者。曰。吳有內難。厥亦胥矣。子
爲正卿。以脞盟主。而不張武師。以懾夷狄。而先之。吳
既先。晉越又勝吳。如其合也。不夏後乎。宋之盟。子之
先武子也。今子寔再辱晉焉。君以辱爲討。子將焉辟。
必殺司馬。以悅於國。簡子乃遂殺司馬寅。

左逸終

左逸

世之文士西京而下曷嘗不儀刑左馬
 而入其域者罕矣州以爲子長不絕也
 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
 記蓋禮壞樂崩辭不雅馴文之與時遞
 降也矣州學博才雄擬議以試其業著
 左逸短長爲是故已今校左逸以附梓
 人讀者觸類而長之於儀刑古業乎思
 既過半
 寶曆癸未十二月
 湯元禎

明和元年甲申秋七月

平安書林

西堀川佛光寺下町
 唐本屋吉左衛門
 高辻通室町西八町
 唐本屋德兵衛

